



[西] 巴斯克斯·蒙塔尔万 著 李静 译
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南方的海

他有一个当妓女的情人
他饱读诗书

却常常拿藏书当柴烧

他蹲过独裁者佛朗哥的监狱
也曾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

他就是西班牙

气质最独特的私家侦探

佩佩·卡瓦略

[西] 巴斯克斯·蒙塔尔万 著
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李静 译

南方的海

Los Mares del Sur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4669

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LOS MARES DEL SUR

Copyright © Heirs of 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197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的海/(西)蒙塔尔万著;李静译.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2-006831-9

I. 南… II. ①蒙…②李… III. 侦探小说-西班牙-现
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9308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韩 捷

南方的海

[西]巴斯克斯·蒙塔尔万 著 李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9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831-9

定价:23.00 元

拿什么拯救现代小说? (代序)

陈众议

有生活,就会有文学;有文学,便会有小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学才算文学,什么样的小说才有人读。于是,面对众多现代小说的自话自说和现代文学的自慰式狂欢,终结说不胫而走,消亡论甚嚣尘上。而情节的缺失无疑是导致现代小说乃至整个叙事文学衰落的重要原因。谓予不信,我不妨以蚓投鱼,略陈管见。

首先,情节的缺失无疑是现代小说脱离读者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基于此等情由,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艺术的非人性化》(1925)一文中诘问过斯蒂文森,盖因前者曾信誓旦旦地表示现代小说家已然不屑于情节。当然,那只不过是斯蒂文森打肿脸充胖子罢了。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反命题是:情节的枯竭终使现代作家不得不移情别恋。他说,“时至今日,令人感奋的故事已经掘尽”;“情节取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或许是鉴于弗洛伊德主义的风行和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位批评家甚至妄下断言,称未来的小说必得是“心理小说”。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方文学多少印证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情节小说依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而且于世纪末迎来了大批主流作家的回归。明证之一便是包括《南方的海》在内的侦探小说的复兴。

马努艾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长篇小说《南方的海》是西

班牙当代文学的翘楚。它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是年即获得两项大奖,即西班牙最孚盛名的小说奖“行星奖”和“国际侦探小说奖”。然而,受主流批评界的所谓“纯文学”理念的影响,无论巴斯克斯·蒙塔尔万还是他以卡瓦略侦探前后贯串的一系列小说,一时间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世纪之交,由于世界文学在一片楚歌声中开始向现实主义和情节回归,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等一批侦探小说作家才开始受到关注。

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发轫较晚,从爱伦·坡、柯南道尔等人算起,也没有多少年的历史;但其基因(比如其故事性、悬疑性、刺激性等等)却几乎与文学一样久远。比较明显的印记是大乘宗有关佛陀的传说和古埃及-希腊有关斯芬克司的传说等等,而中国古代演义中大量有关王朝更迭、帝王夭崩的释谜性描写及后来的包公案、狄公案等等更是充满了侦探小说的原生因素或者本身就是侦探小说。从另一个角度看,侦探小说较之“心理小说”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惯以幻想家自居的博尔赫斯也曾在其少有的几篇理性洋溢的著述中,谓侦探小说具有缜密而严谨的内在结构,而典型的“心理小说”却往往因耽于任意而显得紊乱。后者,“譬如普鲁斯特的某些章节,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看到这些,就好比回味平日里无所事事的困顿与无聊”。侦探小说则不同,它通常因为追求逼真、需要可信而必得拥抱现实主义,同时为了出人意料而必须挖空心思,即既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拾人笔慧。有关侦探小说的载道功能和艺术手法,刘半农、徐念慈、觚庵等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谓其在揭露时政、揭示人性等方面大有一般小说所不及之处,而且每每“布局之曲折,探事之离奇,于章法上占长,于形式上

占优”。和冒牌不会曾典。东时醉醉整兴的义主人个，前左的片意

现代小说的相当一部分读者(如不武断地说大部分读者)便是靠侦探小说挽留下来的,尽管侦探小说一直被“精英”们人为地置于“通俗”的范畴。而侦探小说与情节的关系,则好鱼和水的关系。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几乎是侦探小说的取胜法宝。

其次,情节的衰微恰好同个人主义的勃兴相互相成。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视情节为文学的主要元素,那么到了现代或后现代它便被所谓的“精英”批评降格到了可有可无,甚至冬扇夏炉的地位。殊不知莎士比亚便是以情节取胜的“通俗”作家,塞万提斯亦然。

说到情节,曾几何时人们想到的也许首先是“通俗”,甚至庸俗,是金庸们的一唱三叹或琼瑶们的缠绵悱恻,甚至某些廉价博去观众眼泪的电视连续剧。因此,人们似乎普遍不屑于谈论情节,而热衷于观念和技巧了。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哲学,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样,存在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无疑都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到科塔萨尔,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小说将形式主义推向了极致。换言之,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用袁可嘉先生的话说,这叫做深刻的片面性或片面的深刻性。而玩弄技巧的则大抵将小说变成了魔术一类的江湖把势,以至于从作家到学者无不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的关键莫过于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凡此种种,又无不同集体或他者

意识的式微、个人主义的兴盛相辅相成。我曾经不揣冒昧地称情节和观念(或主题)在文学史上构成了一个奇怪的 X 形双曲线,即情节的逐渐下挫和观念的不断上升。而它们也许在文艺复兴时期达成了完美的交叉。

然而,桑塔亚那说过,经典的本质力量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而不是别的尺度。《南方的海》便是一部让喜欢者爱不释手的小说。作品描写一名叫佩佩·卡瓦略的私家侦探,他受命为一个显赫的家族企业调查其总裁失踪并死于非命的全过程。请注意,是过程,而非简单的凶手那么简单。这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了。于是,读者跟随卡瓦略逐一走访曾经与死者保持着各种关系的各色人等。其中有商贾巨头,也有街头混混和落魄妓女。当代巴塞罗那乃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叶的整个西班牙社会随着卡瓦略的足迹和访谈呈现出具有马赛克风格的斑驳景象。党派斗争、社会矛盾、人际关系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以几何级升沉的形式展现出来。若非卡瓦略私家侦探的身份及其使命一直在提醒读者,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而这恰恰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复杂所在,也是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特征所在、区别所在。

从小义从一桩疑案切入,顺藤摸瓜、丝丝入扣地将读者引向凶手或诸如此类的始作俑者,是传统或一般侦探小说的套路。但《南方的海》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它是一部侦探小说,毋宁说它是藉侦探小说之形以图现实主义之实。也就是说,作者醉翁之意不全在酒,他的叙事策略至少成全了情节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回归。于是,他在继承侦探小说引人入胜的叙事形式的同时,极大地拓展

了小说的内涵,使之具备了所有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广度与深度。这至少是小说家重整旗鼓的一种尝试,并且已经得到了西班牙文坛内外愈来愈多的作家、读者的认同。

最后,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年轻译者,李静有这样的译笔,多少有些让我感到意外。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究竟是文学疏虞读者,还是读者不屑于文学已经很难说得清楚,而有心坐下来翻译文学作品的年轻人可谓寥寥无几;此外,文学翻译不同于文字翻译,个中艰辛也只有文学翻译者才能了悟,而外语和母语的双重要求常常并非一般年轻学者甘愿领受。有鉴于此,并有感于《南方的海》准确晓畅的译笔,我不能不无视浅陋,以表欣喜、以示祝贺。

主 要 人 物

佩佩·卡瓦略：私家侦探。

毕斯库特：卡瓦略的助手。

恰罗：卡瓦略的情人，妓女。

恩里克·福斯特：卡瓦略的邻居，经理人。

塞尔希奥·贝塞：大学教师。

卡洛斯·司徒亚特·佩德尔：巴塞罗那商业大亨，巨富。

米玛：司徒亚特·佩德尔的夫人。

耶丝：司徒亚特·佩德尔的女儿。

阿尔夫莱多·穆特侯爵：司徒亚特·佩德尔的合伙人。

伊希德罗·普拉纳斯：司徒亚特·佩德尔的合伙人。

海梅·维拉德坎斯·留托茨：司徒亚特·佩德尔公司的
律师。

维拉：圣玛欣区工程负责人。

阿德拉·维拉德尔：司徒亚特·佩德尔的情人。

妮萨·帕斯夸尔：司徒亚特·佩德尔的情人。

安娜·布里翁戈：司徒亚特·佩德尔的情人，左派激进人士。

彼得罗·拉里奥斯：安娜·布里翁戈的弟弟。

“走开”

“走开”

“走开”

“走开”

“走开”

“走开”

“走吧。”

“蹦迪我可蹦不厌。”

“咱们找别的乐子去。”

罗莉鼓起胖乎乎的脸蛋笑了，往奥莉维亚·牛顿-约翰^①式刘海吹了口气。

“你等不及了？”

“今儿该下手了，真带劲。”

“鲨鱼”一蹬罗圈腿，站了起来。迪厅的荧光拱顶如银河般闪闪发亮。他提了提裤子，跌跌撞撞地往吧台走去。招待们神奇地摸黑工作着。吧台前影影绰绰地挤了一堆人，近看才发现是一对手臂和舌头缠绵得难舍难分的情侣。“鲨鱼”握拳轻轻敲了其中一个。

“‘婊子’，起来。你妹和我可走了啊。”

“婊子养的，干嘛打断我。”

“雀斑”缩回热吻中的舌头，埋怨“鲨鱼”打搅的不是时候。

“好吧，要是你们不想开车兜风，那可就亏大了。”

① 奥莉维亚·牛顿-约翰(1948—)，英国著名女歌手，曾获4项葛莱美音乐奖、9项全美音乐奖。

“开车？‘鲨鱼’，别又拉上我，今儿晚上我可想安安稳稳地过。”

“我瞅见一辆蓝色雪铁龙 CX^①，帅呆了。”

“雪铁龙 CX！那另说，这车我没坐过。”

“雪铁龙 CX！”“雀斑”嘴里叫着，目光往远处投去。

“而且，我觉得那上头还有电话。老兄，那哪是车啊，整个一总统套房。咱四个一块儿在里头快活都成，轮子经得住。”

“这个我喜欢。”“筷子”笑了，“一会儿我给老妈打电话：姐们，我在 CX 车里快活着呢！”

“你们带罗莉一块儿出去，在纸箱厂拐角口等我。”

“鲨鱼”在一束束强光的照射下穿过舞池，全身像通了电。电流从白色的地面升起，顺腿盘旋而上，最后绕出黑色的鬃发。

“哥们儿，你老是呆这儿，快变成邮筒了。”出门时他对守门的说。

“你替我，换我进去蹦会儿？！无事劳！”

“少跟我啰嗦。”

“鲨鱼”离舞池的旋转闪灯越来越远，渐渐地完全被包围在黑暗之中。他把手揣进右边裤兜，先摸到隔着衣服靠在睾丸边上的撬锁铅丝，又抚弄了几下睾丸，伸出手，正面将两个睾丸一起握住，想把它们挪挪正，或者，想试试它们牢不牢。他非常自然地走到 CX 车边，捅进铅丝，门轻轻弹了一下，开了。这车门，赶得上保险箱门了，后头尽是宝贝。“鲨鱼”想，车里头一股富妞的骚味。真

① 雪铁龙 CX 轿车，出产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当时的豪华汽车。

爽！还有雪茄。更爽的是，居然还有一小瓶威士忌。他打开引擎盖，像抚摩头发丝儿那样温柔地将电线接上火，又关上引擎盖，幻想着如车主一般优雅而持重地坐上驾驶座，喝口威士忌，点支雪茄，将车缓缓发动。突然，他猛打方向盘。一个急转弯，车冲着附近的街口驶去，穿过旧砖砌成的、两旁停满汽车的隧道，来到罗莉、“筷子”和“雀斑”等候的拐角口。罗莉一头钻进副驾驶座，三扇门齐声关上。

“你肯定又要说我了，搞这种车是个麻烦，跟咱们不配。”

“不配的是你，我看上去可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就顺从他一回吧。‘鲨鱼’！……”“雀斑”在后座上笑道。

“他要是给关到模范监狱^①里去了，还不是得我去四处活动。”

“你活动，那是你乐意。”

“太棒了！这车简直没治了！咱们去哪儿？”

“去瓦尔维德莱拉^②快活去。”

“我宁可在床上快活。”

“一边闻着松树味，一边快活，那才够劲。”“鲨鱼”说道。他一只手松开方向盘，伸进罗莉的领口，摸着她硕大坚挺的乳房。

“千万别往圣安德列斯中心开，那儿到处都是无赖。”

“别慌，那些无赖能嗅到紧张的气味，你们一定要自然，做出打小儿就在这车里长大的架势。”

“抽什么呢，‘鲨鱼’？你还没到抽雪茄的岁数，抽了晚上会尿床的。”

① 模范监狱，巴塞罗那著名监狱，1904年投入使用，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② 瓦尔维德莱拉，巴塞罗那郊区，位于巴塞罗那城西北部。

“鲨鱼”抓起罗莉的手，放到自己裤裆那儿。

“我够没够岁数抽这玩意儿？”

“不要脸的家伙！”

罗莉笑了，触电似的赶紧把手拿开。“筷子”身子往前靠，关心“鲨鱼”把车往哪儿开。

“妈的，叫你别往中心开，那儿全是巡警。”

“兄弟，别那么没种。”

“这不是有种没种的问题。”

“筷子”说得有理。“雀斑”提醒道。可是，“鲨鱼”沿着圣安德列斯大街，朝市政广场驶去。

“我操你妈……”

“筷子”无力的骂声把“鲨鱼”给逗乐了。

“兄弟，不会有事的，包在我身上。”

“看！”

罗莉看见了停在市政大楼拐角处的巡逻车。

“都别慌……”

“筷子”挑了挑眉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巡逻车边擦过。

歪戴着帽子的警察动了动，路灯下映出一张黄色的侧脸。电线杆被竞选标语牌压得摇摇晃晃，标语牌上写道：“和我们一起步入市政府”。路灯将黄脸上挑起的眉毛照得分外清楚，黑眼睛被光刺得都眯缝上了。

“他看了你一眼！”

“他们看人都那样：先饶你一条小命！你给了人家一顶警帽戴，人家就以为谁都欠他的了。”

“他们跟上咱们了!”“雀斑”回头看着汽车后窗,大叫。

“鲨鱼”左眼紧盯着后视镜,后视镜里映出黄黄的路灯和巡逻车的旋转灯。

“我早就提醒过你,混蛋。你这个混蛋,就知道臭显。”

“‘犊子’,你给我闭嘴,要不我抽你。看他们能不能追上我。”

罗莉尖叫一声,抓着“鲨鱼”的胳膊,被“鲨鱼”一肘推开,蜷在窗边哭了起来。

“这下可好,婊子养的现在知道跑了!停下,妈的,你把车停下,咱们下车跑,你想引他们开枪吗?”

巡逻车的警灯变成了警笛,射着强光,拉着警报,命令雪铁龙 CX 停车。

“我得把他们甩远点!”

“鲨鱼”加速,世界一下子变大了,气势汹汹地冲着车头迎面撞来。车拐了个弯,右边停了一排车,左边一辆小车的车屁股正好伸出街口,将路堵了个严实。

雪铁龙 CX 撞了上去,罗莉的脸猛地跌在仪表盘上。“鲨鱼”向后倒车,车尾又撞上了什么金属,发出一声巨响。

“鲨鱼”基本没听见,满耳朵塞的是越来越近的警笛声。等对准了路,他的手反倒抖了起来,不是撞到停在左边的车,就是撞到停在右边的车,直到方向盘在“鲨鱼”软塌塌的胳膊中完全失灵。

后车门开了,“犊子”和“雀斑”跳下了车。

“站住!不许动,不然就开枪了!”

“鲨鱼”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罗莉的鼻子和嘴巴上全是血,哭得歇斯底里,窝在座位上没起身。“鲨鱼”高举双手走出汽车,脚

刚落地,就被身穿灰色制服的警察狠狠推了一下。

“瞎胡闹，这个教训叫你一辈子都记住。把手放在车上！”

他们开始仔仔细细地搜身，“鲨鱼”从茫然中醒过神来，发现几米开外，有个无赖也在搜“筷子”的身，“雀斑”当着另一个无赖的面打开了包。

“有个女孩受了伤。”“鲨鱼”指着罗莉。她已经下了车，屁股对着警车还在一把眼泪一把血地哭。警察转移了一小会儿视线去看罗莉，“鲨鱼”借机推了他一把。夜色下，面前有条小道，他直冲进去，没命地跑，脚后跟几乎甩在了屁股上，双臂像活塞一样使劲地前后挥舞。警哨声。警哨声。隔着距离听不太清的断断续续的骂人声。他拐了几个弯，追他的脚步声一直在耳边回响。潮湿浑浊的空气噗噗地被吸入体内，灼烧着他的肺。一条接一条的胡同，找不到合适的门洞能暂避片刻，只看见死气沉沉的高墙，那墙是砖砌的或是外面糊了层掺了沙子的水泥。突然，他来到圣安德列斯大街上，全世界所有的灯光提醒他要一只脚急刹车另一只脚保持身体平衡。几米外，军营正当班的哨兵惊讶地望着他。“鲨鱼”走上车行道，穿过灯火通明的人行道，寻找特立尼达方向依稀可辨的空地。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需要停下来歇会儿。他有肠胃胀气病，空气烧着肺，烧得他头晕。一道历经雨打风吹的旧木门锁着一块空地。“鲨鱼”利用木头的腐蚀风化的残痕爬上门，抓住门框上沿，靠手腕的力量往上蹭。胳膊被身子吊着，绷得太紧，一下没撑住，“鲨鱼”蹲着摔在了地上。他退后几步，又朝门冲了过去，摇摇晃晃的木头和一个劲往上蹿的身子展开了较量。他感觉到门边正顶着腹股沟，就势最后一蹿，身子从一堆土上滚了下去，在看不见的石头上撞了好几下。他跪在地上，发现自己滚到了正在施工的房屋

地基里。跳过来的那扇门在土堆顶上，用对待非法侵入者的眼神注视着他。他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发现这是一处废弃已久的工地。稀里糊涂撞出的伤痛得要命，肌肉关节全都散了架。他沮丧得直冒冷汗，想找个可以藏身的角落，以免警察闯进来。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他。他的头斜靠在碎砖乱瓦之中，睁着眼注视着他，双手好似大理石般的蜗牛对着夜空。

“老天爷，你真是瞎了眼！”“鲨鱼”哭着叫了起来。他向那人走去，在一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那人肯定是死了，眼睛不再看着“鲨鱼”，而是执著地望着远处的破门，那扇门仿佛是他死前最后的希望。警哨声、刹车声、追捕声、警报声纷纷来到门外。死者和“鲨鱼”一同把希望寄托在门上。突然，门被推开了，“鲨鱼”的眼泪夺眶而出，歇斯底里的哭声发自肺腑。他找了处废墟坐了下来，这次无论如何逃不过去了。他端详着尸体，破口大骂：

“混蛋，你坏了我的事，你这个婊子养的。今儿晚上遇到你，我倒八辈子的血霉。”

“咱们私家侦探是社会道德的晴雨表，毕斯库特。我告诉你，这个社会什么也不信，简直烂透了。”

“是的，头儿。”

毕斯库特没和卡瓦略争辩。不光是他猜到头儿喝醉了，还因为他总是随时做好听坏消息的准备。

“三个月了，咱们一笔生意没做。没一个丈夫找老婆，没一个父亲找女儿，没一个王八蛋找媳妇偷人的证据。难道就没一个女人私奔？连女孩子也不离家出走了？不是的，毕斯库特。这种事儿如今比任何时候都多，只不过现在她们走她们的，丈夫也好，父亲也罢，随她们去了。连最基本的道德观念都丢在脑后，你们以前不是要民主的吗？”

“民主不民主我无所谓，头儿。”

卡瓦略没冲毕斯库特说话，他在质问办公室的绿墙，质问坐在桌子那头想象中的什么人。办公室是四十年代造的，三十年来，浅色的墙面泛了黑，兰布拉斯大街^①边上的办公室似乎总是显得不太

① 兰布拉斯大街，巴塞罗那最著名的步行街，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直延伸到海边，街口有哥伦布的雕像。